

中国近代 中篇小说选

● 恨海——吴趼人

● 中国现在记——李伯元

● 扫迷帚——壮者

● 断鸿零雁记——苏曼殊

● 东欧女豪杰——岭南羽衣女士

● 贫曝闲谈——欧阳巨源

● 苦学生——佚名

● 瞎骗奇闻——吴趼人

1246.57
835



中国近代 短篇小说选

王继权

编

· 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近代中篇小说选 / 王继权 编. — 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1996.10

ISBN 7-5006-1875-1

I. 中… II. 王… III. 小说-中国-近代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94) 第16314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※

850×1168 1/32 21印张 500千字

199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9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 定价35.00元

目 录

东欧女豪杰 岭南羽衣女士 著	
谈虎客 批	(1)
负曝闲谈 莲园 (欧阳巨源) 著	(87)
苦学生 佚名	(223)
瞎骗奇闻 蜚叟(吴趼人) 著	(265)
恨海 吴趼人 著	(323)
中国现在记 李伯元 著	(399)
扫迷帚 壮者 著	(551)
断鸿零雁记 苏曼殊 著	(611)

东 欧 女 豪 杰

岭南羽衣女士 著

谈虎客 批

目 录

第一回	雪三尺夜读自由书 电一通阴传专制令.....	3
第二回	裴莪弥挺身归露国 苏菲亚垢面入天牢.....	14
第三回	晏生访美公义私情 葛女赠金冰心热血.....	29
第四回	赫子连纠众谋劫狱 苏鲁业仗义报危机.....	52
第五回	智小五赚烈士回家 侠子连到俄都入党.....	66

第一回 雪三尺夜读自由书 电一通阴传专制令

看官，古语道：“英雄造时势，时势造英雄。”这两句话谅来大家都是听惯的。但据我想来，凭他怎么样一个英雄，哪有多大本事造得出时势来。近人说得好，一定先有那造出“造时势之英雄”的时势，这些英雄们才能够跟着造去。这话真是一点不错。你看古来所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哪桩是靠着—一个英雄便做出来，一定有许多大的、小的、有名的、无名的种种英雄①，你帮我衬，这才成得一件事。今日我国只怕连一个都没有，个都还没有，怎好？可知那时势不到便罢，一到他造起来，断不止造一个人造一个样的。但只有一件奇事，你看那古今东西历史上英雄的招牌，都被他们男子汉占尽，我女孩们便数也数不上十个二十来。开口便道什么大丈夫，什么真男儿。难道不是丈夫，不是男儿，就在世界上、人类上分不得一个位置吗？这真算我们最不平的事了。

看官，这却难怪。论那天演公理，凡世界越发野蛮，那强权便越发恣虐。强权盛行，平等权自然是没有了。可所以君主便压制百姓，贵族便压制平民，男子便压制妇女。压制久了，便做奴隶也够不上。性命不保，哪里够得上做奴隶？哪里就会变出个英雄来②；好在那时势是不许永远怎么着的，他偏要造了一番又一番。你看地球上那君主贵族的孽苗，

① 眉批：著者是望人皆为英雄的意思，我辈不可不勉。便不做大的，也要做小的；不做有名的，也要做无名的。

② 眉批：中国所以无人才，皆由于此。

不是已经被许多英雄铲除了八八九九吗？往后民贼净尽，便是咱们要和那女贼宣战的时候了。今之所谓良人，后之所谓女贼也。

且慢，我们女儿现在是受两重压制的，先要把第一重大敌打退，才能讲到第二重。你看那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时势菩萨，大家顶他，礼他去。他要演演新奇手段，近来不是在我们里头造出许多政治上有关系的女英雄吗？这还不算奇。偏是在那极野蛮极不平等的国中，多多位置咱们，好像有意叫咱们越发出色。这却什么缘故呢？看官有所不知，这是天公仁爱，儆戒强者的意思。他说道：天何言哉你们专制暴虐的人听着，听着现在时势已经变了，听着强权是用不着了。听着你不信，试瞧瞧那地球上第一个大权力大威势的人，岂不是被几个极娇小极文弱的女孩儿弄倒吗①？听着到这时候，由不得他家不来求这边讲和，听着你自想想，你的权力威势比那人怎么样啊！听着何苦执迷不悟，把我粉团玉琢千辛万苦造出来的乖孩儿们，左糟蹋右糟蹋，闹到尽头，连自己也不得好处呢？听着；听着；

看官啊！休怪我羽衣女士多事，我这部书不是讲来当好耍的，我是仰体着天公爷爷这一段意思，将我三千斛血泪从腔子里捧将出来，普告国中有权有势的人，叫他知道，水愈激则愈逆行，火愈煽则愈炽烈，到那横流祸起、燎原势成的时候，便救也救不来了②。听着；听着；不若趁早看真时势，改换心肠，天下为公，与民同乐，免致两败俱伤，落得后来小说家又拿来当作前车之鉴、后事之师罢！听着这便算我著书人一点微意、一片苦衷了。南无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羽衣女士。若还不信，有偈句两首为证：这样叫做偈句，不知怎样才算雅呢。

磊磊奇情一万丝，为谁吞恨到蛾眉。天心岂厌玄黄血，人事难平黑白棋。秋老寒云盘健鹤，春深丛莽殢神

①眉批：今地球上个人势力，谅无更大于俄皇者。俄皇今已释放国事犯，学生将与虚无党连和改革政体矣。

②眉批：愿读者莫当耍书看，都要一字一泪读去。

魁。可怜博浪过来客，不到沙丘不自知。

天女天花悟后身，去来说果复谈因。多情锦瑟应怜我，无量金针试度人。但有马蹄惩往辙，应无龙血洒前尘。劳劳歌哭谁能见，空对西风泪满巾！①

闲话休提，却说我国二万万同胞姊妹里头，有一位被时势造出来的人。这人来历，说也奇怪，听见他母亲并未曾嫁过丈夫，清静法身到了七十多岁，忽然发了一个梦，梦见看了一部什么蟹行鸟书的册子和一幅什么倚剑美人的图画，圆满报身看了一会，那画中美人蓦地一扑，扑到他身上，便不见了。百千万亿化身谁知梦醒起来，身体发病，腹中渐动，过了十个月零十五日，十月十五小忽然生下一个孩子。那老嫗吓得面如土色，以为一定是个怪物，连忙用一件破衣包了，背着人抱到一个僻静地方放下就走。

自古道：无巧不成话。恰可当时有一位美国西妇，自二十来岁便到中国传教。那日正要往礼拜堂念经，刚从那僻静地方经过，忽闻那边梅花树下有一阵呱呱的啼声，连忙上前，只见有一件破衣，里头包着一个新生的小儿。打开一看，却是个十分可爱的女子。西妇心中怪道：这样灵秀的女子，不知疼爱，还要抛弃了，真不知他的父母是什么心肠呢！于是欢欢喜喜，连忙抱了回去。立刻雇了一位乳母，尽心抚养。喜的无灾无害，容易长成了，却生得眉清目秀，尔雅温文，且又性情蕴藉，聪颖过人。西妇爱如掌珠，珍同拱璧，替他取了姓名叫做华明卿。延着一位高明先生，在家中教了几年，凡中国的经史子集，大略也曾涉猎过多少。十三岁的时候，因为那西妇有事要还美国，明卿少不免跟着前去，自此又在美国学堂念了几年西洋书。不上两年，那西妇一病死了。幸亏明卿在学堂应试常居优等，有许多本国人在美国经商，闻他才名，都要争送学费②，

①眉批：二诗纯似剑南学社诸作。

②眉批：爱国爱才，固应如是。

因此不至半途废学。至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三年，又得以优等卒業，由学堂备了资斧，派往瑞士留学。是年五月，明卿到了瑞士，入了那间“条利希”太学。那太学的学生，总共不下二三千人，分科设教，规模甚盛。明卿所学的是哲学科，哲学科里头大半都是各国的女子，算来俄罗斯国人最多^①。明卿入学之后，不上半个月工夫，就和各人都认识了。各人罕见中国人，又见明卿生得韶秀聪明，都要招惹他同住。只是明卿生平不喜与人同居，见太学近处有一个名湖，叫做舍弥华湖，瑞士风景甲于地球，这湖又是瑞士国中第一名胜，明卿爱他风光明媚，景色天然，因在湖边租一小楼居住。一连住了数月，不表。

一日，明卿清早起来，但见阴霾四合，天气凄凉，午后乍暖乍寒，陡下了一天大雪。直至黄昏之后，又是细雨横飞，狂风怒叫^②。不一会，天容开霁，但见皓月一轮，悠然西上，恰好倒影在那舍弥华湖心，摇摇荡荡。明卿独在栏外赏玩了一会，忽觉得手足冰寒雪冷，忙转身走入书房，只见炉火飞红，春生斗室，电灯滚白，光析秋毫。这时万籁无声，百念俱寂，明卿围着炉，偶想起从前阅过那《平等阁笔记》里头载有逆旅女子题壁三绝^③，不觉有所感触，因把他朗吟起来道：

本是明珠自爱身，金炉香拥翠裘轻，为谁抛却乡关道，白雪苍波无限程。

明镜红颜减旧时，寒风似剪剪冰肌。伤心又是榆关路，处处风翻五色旗。

无计能醒我国民，丝丝情泪搵红巾。甘心异族欺凌惯，可有男儿愤不平？

①眉批：论现在世界上女权，以俄京圣彼得堡为第一，良非偶然。

②眉批：时势来了，景象便千变万化。

③眉批：此三诗见《新民丛报》第四号饮冰室诗话中。

一面念，一面想道：原来我国同胞姊妹里头，有恁么一位多情爱国的人，怎得将来有缘和他握晤才好。又想道：怎么这簇新题壁的诗句，那高平子就把他第四章看不清楚呢？可惜，可惜！我道是平子扯谎我少不免要补他一首来。想了几想，便提笔写道：

江山谁主费商量，锦瑟华年枉断肠。忍说家园好风景，斜风无赖杂斜阳。①

写完，独自吟哦一会子，心里想道：都还过得去。又起身回翔了数十百步，转向书架上拿了一册法国大哲学家卢梭著的《民约论》，教苦教难 观世音经息心静气坐定了，方才从头念下，忽而点头，忽而拍案，忽而仰视，忽而俯思，忽而搦管批评，忽而高声吟诵。正在领略个中滋味，陡闻门外轰然一声，像是半天起个霹雳，不禁了一惊。再定神倾听，知是有人叩门。等了一会，又闻捶声渐急，知道丫头睡熟，听不见了，只得掩了书，点了烛，匆匆下楼。

正到梯子第一层波折地方，听门外有人声烈而嘶，不住的叫着：“开门，开门！明卿姊姊，开门！”一时认不清是谁人声口，心中正猜量着，早到廊下，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只闻门外应声道：“明卿小姐在家没有？”明卿听了，只说声：“哎哟，原来是莪弥姊姊！”早把大门开了。只见莪弥身上披着黑绒外套，头上盖着斗篷，单露出一双似怨非怨、似嗔非嗔的风眼。明卿连忙迎着握手道：“这样天气，还要出门，姊姊真是松柏之姿，禁风耐雪的了。”莪弥道：“外界虽然冷极，我心中却自热的了不得②！”非极冷，焉能生出极热。说着，两人同到楼上。

莪弥脱了斗篷，再把外套卸了，彼此亲了嘴，就在火炉对面那如意合欢椅上相偎坐着。明卿先开口道：“这两天没瞧见姊姊们上学，不知为着什么事情，叫妹妹好生疑惑。”莪弥听说，不禁叹口气

①眉批：是逆旅女子语。是明卿女史语，是羽衣女士语？

②眉批：近人诗云：“冰心惯住热世界。”吾欲下一转语云：“热心惯住冰世界。”

道：“好姊姊，你哪里知道呢！咱们遇着一件意外的事情，明天就要远行，因此今晚特来告别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握着明卿的手，战个不住。明卿摸不着头脑，连忙问道：“为什么呢？莫不是姊姊家中有除了要事么？”我弥应声道：“不是，这个事情，不止关着姊姊一个人的身上，恐怕我们兄弟姊妹总共一百多人，都不能再在这里陪着姊姊一块儿念书了。”明卿听说，惊疑半晌，说道：“奇怪了，奇怪了，怎么不见两天，就弄出这样大变卦来，到底为着什么事情呢？”说着，见我弥面色变了，忽显出无限凄怨，睁着眼，咬着牙，说道：“这个事情说来令人头痛气逆，怨不胜怨，恼不胜恼，恨不胜恨，只是我不告诉姊姊，姊姊也不知道。原来敝国是个金字招牌天下闻名的野蛮专制国。上头拥着一个沐猴而冠的，任他称皇称帝，说什么天下一人，又说什么神圣不可侵犯^①。照公理而论，单有这个，世界上已是大不平等，还喜这种人不多，若使无人助桀为虐，他们势孤力薄，不过是个装饰的木偶，我们平民也忍得把他陈设。^{英国人最好陈设}最可恨他的前后左右，更有好些毒蛇猛兽托生的贵族，往往贱视我们寻常百姓，嗤为蚁民，任意糟蹋，涂我耳目，缚我手足，绞我脂膏，毒我心腹，偏害了我们无数平民，生不欲生，死不得死。我国悲天悯人的青年志士，耳不忍闻，目不忍睹，立意救此众生，共游文世。因奉着耶尔贞、渣尼斜威忌、柏格年诸先辈的微言大义，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民党。^{应该，应该，可敬，可敬}那沿革源流，从前也曾向姊姊大约述了一遍。记得十三年前，那政府民贼，见我党中人物混迹民间，到处游说，只怕我们酿成大事，覆了他们茶碗饭碟，取了他的狗命蛇头，因此下了一张告示，严禁我们演说、集会、作报^②，又嘱咐巡捕明驱暗访，把我们的天赋自由都束缚得紧了。”

①眉批：怨毒之于人甚矣哉。凡专制国民，爱国心与破坏思想两者不得相缘并起，亦如自由国民爱国心与平和思想相缘也，可不鉴诸。

②眉批：言论自由、集会自由、出版自由这三事是万万禁不得的。

又叹道：“这样不顾天理、不顺人心的野蛮政府，原是我们义所难容的公敌公仇。可恨羽毛不丰，不可高飞，纵有满腔义愤，也只得忍气吞声。当时逼得我党中秀杰，脱身海外，暂避其锋。以为瑞士乃欧洲公地，和各国交涉最少，因此年少的都逃来这里，入了这‘条利希’太学，苦心读书，养精蓄锐。^看往后来者接踵，即如妹妹和桃宝华、巴姆纳、罗芜肅及刘葩馥姊妹二人、薛宝楂姊妹三人，都是从一千八百七十年负笈来游的。岁月如流，屈指三载，满拟卒業之后，牺牲弱质，救我同胞。怎料如虎如狼、为鬼为域的民贼，探知我们困在这里，日夕讲求这自由平等的道理，他们就似掘了他的祖坟，淫了他的妻女一般，一意要和我们誓不干休。这几天又不知为着什么原故，前日忽接到本党一封急电，说那野蛮政府忽然发了一道密谕，电致驻扎这里的公使，嘱他要严禁我们在这里留学。我想近来的公使，虽在平日尚且托词不肯保送本国的学生，^{得罪阁下，见谅，见谅。}何况公然奉了上谕。妹妹料来不出数天，定要大生波澜了。姊姊，你说天下有这种道理没有？国民在海外念书还要禁的，这桩事都禁，还有什么不可禁的呢①？若使他们民贼始终得意横行，恐怕万古昏昏如长夜，到底没有开明的日子了！^真妹妹不是要说强话，总是天不绝我，一息尚存，我暂要与我同志的兄弟姐妹，一解这个问题，才遂得我的心愿。^{只怕解铃还须系铃人}怎奈目前情势，志虽有余，力犹未逮，索性暂时忍住，且往他国，再相时机。计敝国人在这太学留学的，男子四十五人，女子恰可有一百人，内中除有几名是由民贼派来窥伺我们消息的，此外都是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日夕过从，纵谈甚乐。今为这事，恐怕分南分北分东西，要奏一曲广陵散了。^然明卿姊，你说，生为专制国的国民，受气不受气呢？”蕤芬说毕，还是不住的发叹。

明卿听得呆了，许久才道：“听姊姊说来，妹妹虽然局外的

①周批：禁到留学，自由还有何话说！

人，只怕未必也不免动了气了。我不解天公究竟有何深意，总是不给我们平民一个大机会，使尽把世界上文明的大敌都扫清了，却偏要叫他们民贼安乐从容，反得专心仇视我们，这不是天下第一不平的事吗①？妹妹在本国的时候，见我政府严办会党，查禁报章，压制学生，牵连家属，凡有谈维新、说自由的，都被杀逐。奸贼当朝，正人避地，弄得国势危弱，民不聊生，当时以为这样野蛮政府，在今日开明之世，是有一无二的了。毕竟是有一无二。二，请君想想。不料贵国平日以文明自许，其顽恶犹复如此，这真可算物必有偶，天生成一对大虎国了。”又道：“瑞士乃欧洲乐国，素重人权，他见贵国下了这条苛令，自当居间调停，极力保护姊妹们才是！”

我弥叹一声道：“唉！今日世界只有强者得占权利罢了！古今同慨瑞士政府，虽然知道敝国政府所为不合道理，可怜我们受屈，却因怕出来干预，害了敝国政府的交情，因此就瞒着良心，置之不理②。”难道连某会中人，都不出来调停吗？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也不能单怪瑞士政府，恐怕现时各国的行事都不过是这个样子。大凡决一问题，总是以利害为先，是非为后。罢了，罢了！近世虽然文学复兴，公理渐明，但可惜都是能知能言而不能行，不过单靠着这些外面的文明，混乱了一时的耳目。试看今日政治上、道德上、宗教上、生计上，凡关于人群的一切制度，认真说来，哪有一处不与大同条理相背而驰的？”明卿点头称是。

我弥又道：“敝党的事情，从前虽曾大略告诉姊妹，只是我们的大宗旨还没有详细明言，如今我为姊妹说破他罢。谨听，谨听。原来我们同志，愤世嫉俗，只见当今凡百现象，都与天然大法相反，若不用破坏手段，把从来旧制一切打破，断难造出世界真正的文明。因此我们欲鼓舞天下的最多数的与那少数的相争，专望求得平等、自由之

①眉批：公等放弃天赋自由，亦复何怨。

②眉批：一棒一条痕，一掴一掌血，不独我中国人应该熟读，普天下仁人君子也应三复斯言。

乐。最先则求之以泪，泪尽而仍不能得，则当求之以血^①。今日人类，只怕非靠着几点眼泪可以感动得的。至于实行法子，或刚或柔，或明或暗，或和平，或急激，总是临机应变，因势而施。前者仆，后者继，天地悠悠，务必达其目的而后已。有此精诚，何事不成！今日俄皇讲和，岂偶然哉。这就是敝党所认为应尽的天职。我想姊姊为人类起见，也应赞成此义么？”赞成。明卿听毕举首道：“妹妹虽不肖，平日怨天下之无道，嫉时世之不仁，所见与姊姊正同。今闻高论，更当自勉。可恨姊姊不能久住这里，长共磋磨，罢了，罢了！姊姊现果真要往哪里去呢？”

我弥道：“妹妹向闻法国自福禄特尔从英国携得自由之种而归，当时再有孟德斯鸠、卢梭诸子，闻声唱导，至今那时的流风余韵，尚且浸淫民间，所以妹妹决意和几个同志一游巴黎，访那先哲的遗踪，搜那天民的口说，更欲一上那罗兰夫人的坟墓，凭吊一番，以表我们景仰的真心。现下正打算着明天动身。”明卿惊问道：“各位姊姊们，大家都要往别个地方去吗？”我弥道：“今天上午正曾集众会议，各人商量定了，有愿往巴黎的，有愿往柏林的，有愿往维也纳的，也有愿往伦敦各处的，也有愿归本国的，其外有经今年卒了业，愿留这里办事的。桃宝华姊亦拟在此开一活字版排局，以便照应一切。妹妹正把后事托他经理，姊姊不弃，将来有书见赐，请托他代寄，定可拜领。”明卿和桃宝华平日交情甚密，今闻我弥说他仍留这里，不禁愁中一喜。

正欲再说，这时对岸的大钟楼刚报了十点三刻，忽闻有自由车一乘从远方鸣铃而来，到门前竟自止了。两人正在猜量，骤闻有人叩门，不住的叫着：“裴小姐在这里么？裴小姐在这里么？”我弥认得是馆童声口，忙下楼去，明卿跟着，忙开了门。见那馆童气喘不休，当着这样严寒天气，还是满额微汗。见了我弥，便道：“害我跑

^①眉批：俄国虚无党思想是由德国黑智儿、麦喀士，法国仙士门诸大哲孕育而来，日人所谓社会主义也，其条理与礼运大同之义颇相近，将来普及世界必矣。

了半天，原来却在这里！有许多小姐少爷们，又齐集我们家里，说什么电报到了，吩咐我寻着小姐，请立刻回去商量。我把小姐的自由车都拉来了，请小姐就坐这车赶急回去。各人正等着呢。”我弥闻有电报到了，不知什么事情，盘问那馆童几声，又只答应没有晓得，心中好生着急，恨不能用五行遁遁了回去。忙向明卿握手说：“清了，清了。”明卿也不便挽留，只得说声：“妹妹明天到姊姊处送行。”我弥忙着只怕连这句话还没有听见，更不答应一声，一跃上车，便飞也似的跟着那馆童去了。

明卿怅望了一会，关了门，回到楼上，叹了几口气，倚着弹弓椅，沉沉想着：我初到这里，人地生疏，幸得与俄罗斯各位女士同居一校，共订深交，增我见闻，长我志气。其中我弥姊学问志趣，人一等，而且待我最厚，骨肉不殊，异地孤零，借此为慰。不意天公作妒，好事多磨，今忽又增离群之感，别易会难，我犹耿耿。非多情，安能破手破足。况我弥姊满怀心事，势逼而行，更不知闷损如何！适欲竟夕畅谈，各言素志，又恨为馆童催去，说有急电到了，正不知是吉是凶？忽拍手自言自语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定是俄皇知那上谕太不合理，赶速收回成命，俾我们同志姊妹不至云散风流。”仔细想来，除此之外更无别个事情了，好不欢喜也。只怕是派学生总监督来又忽转念，我弥姊天生丽质，才慧过人，今行年十九，不过长我一岁，我女豪杰年岁至此方点明却喜他笃志博学，已绝等伦，若使他乘此机会，一游法国，亲接文学之盛，又得沿途阅历，增广见闻，俗语说‘塞翁失马，祸福难知’，这安知不是他的益处呢①！又想：我弥姊方才所说俄国民党的宗旨，诚开金石，义薄云天，人人有不普渡众生誓不成佛之意，彼之同志，我在此得见的，已艳羨其济济多才，料他本国，更不知有多少人物。可恨我国二百兆同胞姊妹，无一人有此学识，有此心事，有此魄力。又不但女子为然，那号称男子的，也是卑湿重迟，文弱不振，甘做外

① 屈批：许多人物都是从这样磨炼铄得来，遇此等者，切勿灰心。

人的奴隶，忍受异族的凭陵，视国耻如鸿毛，弃人权若敝屣，屈首民贼，摇尾势家，重受压抑而不辞，不知自由为何物。倘使若辈得闻俄国女子任侠之风，能不愧死么①？

我也愧，不知
诸公愧否？

明卿独自一人思来想去，怅触万端，不复知倦，也不思睡。一意等到天亮即去探望莪弥，一则要问电报的事情，一则要话别送行。徘徊之间，不觉楼头月色，渐被高山蔽了，拿表一瞧，见长短针正指四点二十五分。走到栏外，但见电灯灼灼，万籁寂然。间闻鱼跃水响，远钟自鸣。已而晨鸡乱叫，只见红光一道，荡漾湖中。忙唤丫鬟倒水点茶。盥漱已毕，挽了髻，换了衣服，嘱咐了丫鬟，匆匆出门。先到邻家同学，托他登校代为请假。细独行踽踽，竟投向域士亚街而来。

一路无语，行不上三十分钟，早望见前头有一座洋房，帘垂窗外，淡映朝晖，木秀庭前，倒悬残雪，明卿认得就是莪弥的住处。只见有几辆马车，刚自门前牵向那边而去，又有十来辆自由车，侧放在铁栏杆的里头。到了门口，探头向里一张，见那帽架上正有几十顶帽子挂着。知内里客人多了，暂不进去。只得绕过了一道曲栏，循着梅花小径，到了东边角门，知道这间便是莪弥的住房，连忙把门铃一按。等不多会，只见有一个丫头匆匆出来，眼含睡意，面带愁痕。见了明卿，跌足抱怨道：“小姐要来送行么？可惜来得太迟了。”明卿大惊道：“你小姐昨天对我说，要今日起程往法国去。到法国的火车下午才有呢，怎么老早就去了？别要说笑，快给我通报罢！”那丫头道：“小姐你哪里知道呢！我小姐原议今天下午动身往法国，是不错的，后来因为接了一封电报，便说要赶回本国去。我们替他收拾行李，忙了一晚，今早五点钟在这里动身，赶搭着头趟火车去了。现下送行的客人刚刚回来，还在前楼坐着呢。我小姐临行也曾吩咐，说小姐到来相访，就说我有要事，改限起程，不及再见，十分抱歉

①眉批：此是著书本意。